毛詩序說

毛詩序說卷之六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侄千里校

大雅

文王之什

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內文王至靈臺八篇爲文王之詩下武文王有聲二篇爲武王之詩

古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說曰朱子改謂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按古序文王以下諸詩俱未言何人作惟呂氏春秋引此以爲周公之詩今味其辭旨精融醇粹奉揚先德以示後人而夫子刪定以此首大雅眞周公之制作也大抵二雅皆朝廷之事小雅多言政事諷規主於和大雅多言君德弼直主於敬故小雅未遠于風而大雅寖近于頌要其所言皆朝廷得失君道

盛衰非爲聲音而已也朱子于鹿鳴以下諸詩改爲樂歌而國語以文王大明緜爲兩君相見之樂然三詩實非爲兩君相見而作也夫子豈爲兩君相見首錄是詩乎凡詩之作各有所本用之歌樂存乎人知三詩不可爲兩君相見之樂則知鹿鳴諸詩亦不可改爲通用之歌矣○先儒謂文王末年受命稱王與謂周公殺管叔其謬同也今觀大雅諸詩頌文德無以復加敬止緝熙小心翼翼不已

不回純之至也能人所不能故孔子稱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與泰伯三讓同歸至德苟文王先稱王則武王何以獨謂之未盡善也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周公謂文王我師孔子謂文王沒文在茲故刪書首堯舜而刪詩首文王孟子謂舜文先後同揆觀詩書垂訓聖人之意遠矣

古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說曰按此詩一章三章言文王有明德而天

命之四章以後言武王有明德而天復命之父子相繼二聖濟美功高德顯故曰大明序於文王言明德不言天命於武王言天命不言明德互見也蓋周之命文王以至德凝結之武王纘承之文王宜王而不王天與之而固讓所以爲至德而天眷愈篤施及武王豈能終辭此周之有天下非驟致而序言精確矣

古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說曰此詩詠大王始遷岐山人心歸附肇基王迹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古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說曰朱子改爲詠歌文王之德非也記曰人官有能物曲有利養之能盡其材故取之能備其官官之能當其人故用之能得其力能官人而治道畢矣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薰育久免罝野人皆爲干城用不乏人而文王亹亹純一區別程量總攬羣英綱紀不

倦如六轡御馬無不調其適而盡其材故曰能官人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薪槱祭祀之材也禮煙祀天帝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羣神月令季冬取秩薪柴供郊廟百神之薪燎是也周人尚臭燔柴禮之大者故以比育材祭始迎尸入王以圭瓚酌鬱鬯祼尸諸臣酌璋瓚助之故次章言祭祀三章言軍旅二者以人心爲本恆情協共莫如同舟涇舟以比共濟天文莫大于雲漢物華莫美于金玉人

工莫精于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文也、
古序曰、旱麓、受祖也、毛公曰、周之先祖、世脩后
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說曰、朱子改爲詠歌文王之德、非也、孔子曰、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以聖德承祖考基
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柔恭、養和平之
福、以啓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詩人
可謂善頌、而古序曰、受祖、其義深切矣、毛公
發明其義、箋疏誤以詩中君子、卽太王王季、

朱子因詆序說為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雖皆詠文德而事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干祿降福故序曰受祖毛氏以受祖義未明歷數祖德而於太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德者厚非以此詩為詠太王王季作也箋疏

之誤併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亦不易。詩言志序即志也。不達受祖之義。泛觀福祿。有何義理。何以見周家之盛。何以知文業所由隆。如謂詠文德。則自文王以下八篇。一序足矣。其能免于鶻突乎。以旱麓榛楛比者。子孫承先。猶物承天。旱則草木望澤。而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爲君子干祿之比。榛可以供爨。楛可以爲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周自王季。當商帝乙之世。受命爲西伯。賜圭瓚秬鬯。故次

章有圭瓚黃流之比。鳶飛魚躍自然無心。比文王至德無憂。承前裕後。仁敬孝慈。培養一代元命。所謂干祿豈弟者。正以此也。清酒以下三章。孝祀先公先王而獲福。清酒騂牡。祭祀之物。柞棫。薪槱之用。葛藟條枚。比福祿固結。皆所謂受祖也。而序獨舉后稷公劉大王王季者。后稷周之始。公劉豳之始。大王岐之始。王季則其父也。文王之世。以是爲四親。序舉其功德最著者耳。

古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說曰、朱子改爲歌文王之德、而以首章詠母妻、爲文王所以聖非也、夫母聖妻賢聖人之遇、而其所以聖、姑不在此、無射者、乃其所以聖也、無射則純、純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蓋人心之德、主於敬而達於和、敬則禮恒恭、和則仁恒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純一不已者、聖人所以脩齊治平、消憂弭患、存神過化之道也、二南之化、始於宮幃、孚於祖考、達于

家邦故首章言母妻之賢和敬諧於閨門而培植者深也二章言宗公之惠和敬孚於鬼神而感通者遠也三章言德純雝肅遭大難而不變四章言功妙神化開來學而作人此孰非造端於齊媚之徽音而醞釀於雝肅之無射者故論文德之純莫如思齊此序謂之所以聖也孟子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法天下傳後世者此之謂也

古序曰皇矣美周也毛公曰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古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毛公曰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說曰朱子改為民樂文王之詩非也周自后稷公劉大王王季世世積德千有餘年而文王勤勞日昃不暇食至是始有園囿臺池鐘鼓而後民歡樂之創業若此其艱而得民若此其未易也詩人作是詩以見文王造周功

成豈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矣、王所以稍釋如傷之憂也。雖民心歸附非自今始。而文王求寧。今始觀成。故序曰。民始附也。善乎知文王者也。如徒以園囿鐘鼓耳。文王豈荒樂者哉。凡古序皆寓法戒。明聖人刪定之旨。朱子謂文王作靈臺時。民歸周已久。亦高叟之言詩也、

古序曰。下武繼文也。毛公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說曰朱子改爲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非也按此詩稱武王而有天下以文德不以武[illegible]故篇中不及伐商而但言其仁信孝順友[illegible]揚故序曰繼文言繼先王文德也後篇[illegible]伐言繼文王武功也又前篇文王之雅畢此篇始武王亦繼文之義也古序極精密朱子以篇中有成王字疑是康王以後詩固矣

古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毛公曰武王能廣文

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說曰。朱子改爲詠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非也。本誦文武伐崇革商之功。不獨爲遷國耳。蓋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先。而武王繼文。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詒孫以終文也。故曰繼

伐○自此以上十篇皆文武之詩朱子因詩中多稱文武疑譜不足據夫文武之雅非即作于文武之時後人追贊祖德故皆稱謚也

生民之什

自此至板凡十篇內卷阿以上八篇成王時詩民勞以下終蕩之什皆變雅也

古序曰生民尊祖也毛公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說曰此詩周公相成王制禮樂推后稷配天

叙其功德之隆見配饗之宜非祭祀之樂歌
樂歌則屬頌思文是也
古序曰行葦忠厚也毛公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說曰朱子改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謂序不知比興之體與全詩本義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睦九族見黃耇便謂養老見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

景福便謂成福祿隨文生意無復倫理此說皆非也蓋古序惟首一句而已毛公撿括詩中之語發明首句忠厚之意詩雖不主仁及草木而以行葦比則草木也雖未嘗專爲養老乞言而已有優高年領教誨之意推廣而言未爲不可六經唯詩言可旁通性情之旨悠緩含蓄與他文字根株不移者殊科毛氏深得其解而古序簡約周道親親故但曰忠厚云爾如朱傳燕父兄耆老詩中已具矣反

成贅語其以行葦比者古路在井閒旁近潢洫多生蘆葦牛羊往來踐蹈故以爲比朱子誤以爲無義之興非序之咎也

古序曰既醉太平也毛公曰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說曰朱子改爲父兄答行葦非也成王之世周道綦隆朝野安寧祭祀以時燕饗以禮君臣相悅臣子頌君昭明其德景福萬年室家咸宜胤祚永昌所以爲太平祝頌而寓箴規

也然詩實因祭祀燕飲作而序不及何也蓋正大雅與正小雅殊正小雅記先王善政正大雅表先王君德故小雅序事大雅序義詩言醉飽即燕飲言尸告即祭祀故序不復贅但約其義而毛公以明良相悅濟濟多士釋太平之義亦不及祭祀獲福者詩志不主祭祀也朱子謂爲孟子斷章所誤過矣蓋忠厚莫先於親親故有行葦太平莫樂於燕飲故有既醉守成莫重於宗廟故有鳧鷖序各有

攸當也

古序曰鳧鷖守成也毛公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說曰朱子改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非也祭而賓尸常禮也詩既言燕尸矣故序不復贅但表其守成以志周道之盛王者所承事莫大於神祇祖考天下有道九廟安妥百神效靈公尸醉飽則孝子之守成可知矣鳧鷖性謹愿江湖泳游有安樂之象鳧鷖之言

負衆在涇之言在在京以比守成也鳧善沒鷖
善浮有變化出沒之象比鬼神也天曰神地
曰祇公尸者神祇祖考之所依公尸安即神
祇祖考安持盈守成之效也內外非一祭祭
非一尸首章鳧鷖在涇動而浮象天神之尸
也天主氣故曰清曰馨天生故曰成二章在
沙靜而宿象地祇之尸也地主形故曰多曰
嘉地作故曰爲三章在渚渚小丘象山川社
稷之尸也主蓄儲故曰湑脯禮卑于天地故

曰下。四章在潨衆也。象羣主九廟之尸也。故曰崇烝嘗備禮。故不言酒殽。上祀禮尊。故曰崇。五章在亹門也。凡繹皆于門。每歲春夏門户有特祭。是五祀之尸也。小祀尚飲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故曰後。不言福祿。非户竈門行所得司也。無數而已。歷舉公尸。見百神懷烝序所以謂之神祇祖考安樂此也。鄭說彷佛而未盡。宋傳則憒憒耳矣。

古序曰。假樂。嘉成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公尸答鳧鷖非也詩本美成王而序不言美者美刺詩之變也至德無稱故正風雅無美刺焉序言嘉取篇首嘉樂以括全詩之義猶漢廣言德廣蕩蕩上帝言天下蕩蕩斷章取義也

古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說曰周自后稷當唐虞時受封于邰至夏中衰棄稷不務后稷之孫不窋失其世官竄於

西戎不窋之孫公劉復脩世業始營豳居是周之始造也召公歌其事示嗣王使勿忘先業猶周公之詠七月也

古序曰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說曰朱子謂序語意疎非也朱以洞酌三句爲無義之興而毛以爲黍稷非馨之比蓋餴饎濯溉祭祀之事也孟子云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況有道德如豈弟君子者

乎、故以行潦比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謂明德惟馨也、

古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言求賢用吉士也、

說曰、朱子改爲召康公從成王遊於卷阿、因王歌而和之、非也、毛云、求賢者、擇相也、用吉士者、審庶官也、人主擇相、相擇庶官、則羣賢輔而天下治、召公教王求豈弟君子、以用吉士、媚天子而愛庶民。猶秦誓之求休休一个

臣也德莫大于豈弟指周公之爲冢宰也以流言避位而成王疑忌師保召公不懌故作此以諷王末章言車馬欲王迎周公復相位以安燕官也及公歸作君奭師保同心吐握下士周道以隆所謂豈弟君子俾爾彌性者此也朱傳以君子爲成王誤也南風卷阿比人主溫恭好賢屋檐下曰阿鄭以爲山阿而朱子因謂王與召公遊卷阿之上尤誤也考工記云四阿重屋士昏禮云當阿東南泰有

阿房謂深宮曲房也後世詩有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之句即用卷阿飄風南來之意也○按此以上十八篇文武成三王之詩古序次第井然義理明切有何牽强附會而朱傳一切改作誠所未喻

古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同列相戒非也古人戒君不敢直斥至呼盡臣僕夫豈可拘篇中稱爾戒小子便謂戒同列乎

古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

說曰朱子據詩中稱爾我改爲同列相戒之辭非也說見民勞

毛詩序說卷之六終

毛詩序說卷之七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姪千里校

蕩之什

自此至終。凡十一篇

古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毛公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說曰按此詩刺周室蕩敗。故古序斷取篇首

蕩字爲目、而毛公釋其義云、天下蕩蕩者、猶漢廣之云德廣所及也、德廣與漢廣不相蒙、天下蕩蕩與蕩蕩上帝不相蒙、皆斷章取義朱子非之拘也、

古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毛公曰、亦以自警也說曰、朱子改爲武公自警而作、非也、按詩傒度小子等語、皆自責以告王也、昔商紂荒于酒、微子曰、我沈酗于酒、孝子諭親、必先自責忠臣誨君、引爲己過、詩言溫厚、故導君惟以

自警。幽王距厲王所百年矣。武公爲幽王卿士追惟往事以明鑒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示之事。曰取譬不遠。蓋指流彘之事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此詩作于晚年。故曰亦聿既耄。或疑篇中其在于今。非追刺語。夫追刺而言今。猶叙他人事而稱我云爾。何害其爲追言也。

古序曰。桑柔芮伯刺幽王也。

古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公曰。宣王承厲

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謂述王仰訴于天之辭非也蓋據王曰二字以爲述耳詩美刺多託言豈必夜半宮中王果仰天作此等語邪

古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說曰朱子改爲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送之

而作此事已詳篇中故序不復贅古甫對揚于朝而國史錄之聖人存之以表親親崇賢封建復古之治也人臣立功紀勳著于小雅人主治定功成見于大雅詩至大雅作者之志愈遠而序者之義愈深故雲漢不爲救旱以明格天之德崧高不爲贈行以明親賢之禮烝民不爲贈山甫以表使能之功梁山不爲美韓侯以紀馭福之柄江漢以下皆可知也〇申伯以王元舅褒封晉錫可謂厚矣未

幾以幽后見黜、率犬戎殺幽王、而滅宗周。申
爲戎首焉、然則宣王之褒賞元舅。與後世主
寵任外戚、移祚篡國者。何以異乎。故天子有
道。則萬國親、無道。則親戚叛。易曰。匪寇婚媾
反覆手之間耳。父子相繼。宣興幽滅。可不畏
哉。故國風存揚之水。大雅錄崧高。有微意焉。
誦者見其美而忘其規。泥其辭而不逆其志。
烏可與言詩矣

古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任賢使

能周室中興焉

說曰朱子改謂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非也吉甫作詩備獻納非僚友私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維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强僭繼世不由天子裂封啓土悉自已出厲王中衰周人放之于彘是畿甸諸侯且不知有天子况齊遠在東隅而境內區區之城郭且以上請豈非宣王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歟夫子刪詩存烝民春秋

之義也。故曰詩亡春秋作。如朱說僚友相送非關獻納。何登于雅。王朝命使往來餞行之詩不少。可勝錄乎。

古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能錫命諸侯。

說曰。古者嗣君在喪稱子。喪畢以士服見王。王策命。錫車服。歸始為諸侯。厲王中衰。諸侯繼世不稟命。宣王中興。韓侯初立來朝。尹吉甫作此詩。故序目曰韓奕言命韓奕奕然也。

序不本其事者詩言入覲王命纘考則繼世也言鞹鞃淺幭則喪畢也禮喪車鹿淺幎革飾詩已具故序不贅序者志也志美宣王中興能錫命諸侯而朱子謂錫諸侯爲常事非也若使天子常能命諸侯則幽厲不衰王跡不熄而春秋不作矣如天子錫命諸侯爲常事則蓼蕭湛露彤弓不足誇盛美矣又謂春秋戰國亦有行之者夫春秋戰國何嘗知有天子哉平王命晉文侯惠王命齊桓公襄王

命晉文公顯王命秦孝公此四王者。厲王非興王也。亂命非治命也有所要挾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也如宣王之命韓侯能命亦能討。能予亦能奪然後謂之王有南征北伐平淮會洛之功然後有封申錫韓之命治亂邪正何可相比乎然美中興而幷及娶妻何也王室又安邦國和平康侯晉錫歸國嘉禮時舉猶二南之桃夭芣苢太平之象也天子有道則諸侯秉禮親喪畢入覲歸而後議婚道

撥法守。秩然可觀。與春秋諸侯在喪稱子同。得失相違遠矣。所以美之、

古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說曰。周京偏在西隅。去東南遠。故淮夷最難服。成王初立。周公東征三年。滅國五十。而後徐淮定。伯禽封魯。爲東土重也。厲王中衰。四夷交侵。至宣王北逐玁狁。南平荊蠻。而淮夷未附。初命召虎經營。再勤六師親討。必東土

寧而後西京安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
終事繫大雅之末簡也聖人刪詩次第可見
而周之興衰始終由東征其故可考而知也
古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毛公曰有常德
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說曰朱子改爲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
人美之非也按宣王自將詩既言之矣淮北
淮南後人臆說耳前篇由江漢進師爲南此
篇由淮浦達徐爲北師行便利不同總之淮

士耳。前篇召虎經營疆理功成可謂有文人之貞。未幾淮夷復叛。宣王欲一大創之。故不復用虎而命皇父程伯六師親征。懲前之不武也。蓋周京僻在西陲。東距淮海遼遠。終周之世。叛附不常。召公謂惟德可以懷遠。天子躬擐甲胄。遠問荒裔。不可以爲常。故詩美其事而以常武命篇。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常武之謂也。故二篇末致諷規之辭。卒也西周之禍。不在淮夷。而近在西戎。

乃見詩人獻替之忠。江漢後繼以常武。乃知聖人刪定之意。斯善言詩也。豈徒然取南北爲目已邪、

古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說曰。朱子改爲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按。褒姒奄人。據篇中婦寺爲言。序標其志而已、

古序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毛公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說曰朱子改爲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此詩中所已言也序云大壞見天下事不復可爲而宗周遂滅矣小雅終苕之華何草不黃大雅終瞻卬召旻皆悲惋悽切所謂亡國之音也昔周道興而召南作今周將亡故詩人思召伯因以召旻命篇毛公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言皆昏椓皐訿之輩辭約而意該矣朱子詆爲不成文理過也

毛詩序說卷之七終

毛詩序說卷之八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侄千里校

周頌

說曰、頌者、天子宗廟之樂歌、古文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于神明、其辭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歌之不甚切響、以其言大而聲漸遠也、故曰清

廟之樂、一唱三歎有餘音者、此也、凡頌皆樂
歌、如訪落敬之等篇、或不爲祭祀作、而皆以
絃頌、告于廟、故同謂之頌、

清廟之什

自此至思文、凡十篇、

古序曰、清廟、祀文王也、毛公曰、周公既成洛邑、
朝諸侯、率以事文王焉、

說曰、按成王立二年。周公以流言避居東、三
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王朝

後于洛此詩即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樂歌也○按此篇即樂記所謂清廟之歌有辭而無韻不貴聲也懸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唱而三歎有餘音者此之謂也

古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說曰太平治功成也頌告成功者也成王周公之世天下和平制禮作樂皆文德所貽故以告廟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鋪張非太平也故曰爲政以德王者之民皡皡

上下與天地同流政不本于德皆驩虞小補道不通于命非王民之皡皡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天無言而萬物生聖人無爲而萬民化此以爲太平也

古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說曰撥樂有歌有舞歌以爲聲舞以爲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有戰伐之功則舞以象之如文王戡黎伐崇遏密大雅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故象以舞而此其歌也序不

言文王何也詩既言文王之典矣不言祭文王何也凡頌皆祭也朱子改爲祭文王之詩複說也古序不作此等語○清廟以下三詩玄遠冲淡皆所謂大雅之音文王之至德也故以首頌

古序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說曰按成王七年周公留洛王始親攬大政諸侯來朝王率之以祭于祖考此祭而獻諸侯之詩此諸侯猶多盟津之諸侯故嘉迺功

戒勿忘先王美箴之意備矣

古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說曰按此爲四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太祖而祧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也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時祭之樂非一章也此舉王跡所自起功德最著而歌于太王文王之廟者耳朱子但謂祀太王不兼文王以其間遺王季也然詩并頌

二王安得獨爲祀太王乎既祀太王文王文安得遺后稷與王季乎序說是也

古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說曰朱子改爲祀成王之詩非也古者冬至合祀天地于郊此詩頌昊天而不及地如人稱父而不及母統于尊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樂非一章此其刪存之一耳昊天雖名即文武受命以頌天故大雅文王之篇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言天必言聖。聖同天也。成王云者。猶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孚。書酒誥云成王畏相。非成王誦也。不敢康基命單心。皆頌文武功德也。宥而寬者。天之德密而深者。地之德。中庸云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二后所以德配天地也。朱子改爲祀成王。則詩當作于康王後。郊廟之歌周公所定一代憲章。後王詩焉得列天作我將之間。周頌三十一篇。無康王以後詩。泥文生解。引國語爲徵。按國語解成字之德耳。

無以辨其必爲王誦也。其云德讓信寬固和。皆所以基命成其爲王者也。若皆謂美王誦。則二后不過應受而成王功德遠過祖考。豈詩人立言之意歟。周家基命由二后。蘇軾謂成王非基命之主。是也。又據商頌祀武丁。謂周頌亦當有康王以後詩。夫商頌古樂僅存。無容再刪。周公所定內外百祀之樂。夫子刪存。止三十一篇。焉得更有後人制作雜其中。有之。亦當附小毖載芟後。不宜攙入祖考廟

樂之前、不然、則頌亦錯亂矣、豈但序不足信乎。又據周禮圜丘方澤、謂天地不當合祀、蓋信以周禮爲周公之書、承訛久矣、夫廟祀考妣合食、王者父天母地、母不得別父、地不得殊天、陰不得離陽、妻不得違夫、此理甚明、今據周禮謂天地當分祀、則自不肯以此詩爲郊祀天地之詩也、又何怪乎、或曰、周郊、配稷、詩不及稷、何也、曰、獻祖之樂、與天異也、思文所以獻稷也、

古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說曰古天子冬至郊祀天地一陽初生氣本無形故禮不貴物掃地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配以始祖古之郊祀也周公制禮每歲季秋享帝于明堂帝者天之神生物之主物至秋而形成故祭備牲牢配以父郊天報始享帝報成郊配后稷始于祖之義也明堂配文王成于父之義也

古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說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徧歷四方會諸侯于方嶽之下燔柴升煙以告天山川遠者望而祭之周公成文武作禮樂此爲巡守祭告之歌戢干戈櫜弓矢皆武王事而序不及武王者後王巡守祭告通用也故名肆夏取篇末肆于時夏語即周禮鍾師九夏之一也禮尸出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皆以鐘夏大也歌之大者也周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

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禮九夏之三也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古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非也頌武王僅二語而頌成康過爲鋪張文義不類蘇軾謂周奄有天下不自成康始得之矣祀成康則此詩作于康王以後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所謂遏卽韶夏者也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遏饗元后康王以後昭穆之

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矣卽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凡詩書言武成康寧多頌武王而王誦王釗率祖考以爲諡耳豈凡言成康者卽爲二王乎

古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說曰詩言配天德也序言配天祭也有是德故有是祭此其樂歌也周禮謂之納夏一名渠百穀獨舉來牟者來小麥牟大麥也冬至

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爲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種爲百穀繼絶續乏也故春秋無麥則書郊稷特舉之

臣工之什

自此至武凡十篇

古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說曰朱子改爲戒農官非也戒農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風歌七月以戒君

雅陳楚茨以刺時商頌以祿穡免禍誦洛誥

以明農叙正父孟子謂三王巡守諸侯述職

以田野治爲慶故于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

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于

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呼保介者車馬臨

行之辭介甲也勇士衣甲立車右爲保護月

令參保介之御閒是也將行呼保介猶敢告

僕夫之意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以朝正來

至二月助祭畢歸而莫春矣二麥將熟卽時

物告之

古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説曰朱子改爲戒農官之詩非也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即其樂歌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啓蟄仲春建卯之月也蒼龍之宿昏見于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也與月令小異然其爲春夏則同也○按凡頌皆事神之樂而不言鬼神何也子云務民之義敬鬼神

而遠之。子產云、人道邇、天道遠、故頌于郊、不言天、言聖人、于廟、不言鬼、言功德、祈、不言福言人事、此章祈年、與後章報賽、皆言農夫勤動勞苦、而所謂格天事神者、在其中矣、故曰人者、鬼神之會、祭祀、聖人務所以爲民之義而天地鬼神、弗能違矣、詩至頌、而愈遠、故曰興於詩、成於樂、

古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一說曰、按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求禹之後、得

東樓公封于杞武王崩成王誅武庚黜殷以微子爲殷後與夏之後杞皆客焉二客來助祭則告于廟鷺白鳥也人臣精白乃心弗緇其節似之鷺善羣西雝西京之辟雝雝和也以爲無惡斁之比有斯容諷其心也

古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說曰萬物至秋冬而成且終矣故祭以報之秋則享帝于明堂祭四方冬則祭八蜡通用此詩故稱言報

古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說曰、此周公制禮作樂成。而大合諸樂奏之告于文王之廟、非爲祭祀也、禮曰、凡釋奠必有合也、凡大合樂遂養老。此則爲始作樂而已、亦非爲釋奠養老也、

古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說曰、魚至冬月、大寒降、則性定而肥、漁師始漁、先薦寢廟、至春王鮪來、則薦鮪、此其樂歌也、

古序曰雝禘太祖也

說曰此禘太廟之樂歌太祖周始祖禘行於太祖廟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下逮羣廟之主卽所謂大祫也合饗曰祫先公先王皆在詩獨言皇考者歸功於始禘也禮不王不禘周之有禘自武王始猶商頌五祭皆言湯以商有天下自湯始也序云太祖者后稷也詩云孝子者成王也皇考烈考者武王也文母者邑姜也稱天子辟公廣牡相祀者表大

禮也。嘗以大夫歌雝，夫子非之，於春秋書禘，於詩録雝，春秋之志也。鄭氏以太祖爲文王，朱子因改爲武王祀文王之詩。夫文王穆考，世室主，稱太祖，則后稷又何加焉。武王未受命，雝有王祭，禮樂未興，周公成文武，乃制禘作雝，故其詩亦頗似武王語，蓋後王禘祭通用也。鄭謂禘與祫殊，禘三年，祫五年，禘大于四時而小于祫，此緯書之說也。夫祭未有大于禘者矣。禘，帝也，三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

王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禘。非審諦昭穆之謂也。子孫祀遠祖。豈宜太疏。莫遠于天。而歲再舉。孫祭祖。而三年五年不已疏乎。遠祖格。則羣主咸集。故又曰祫。商頌濬哲。亦禘也。徧及羣公先正。即祫也。禘惟合享。故其禮重。魯僭禘。春秋論語譏之。未言禘上有祫也。或云時祭亦有禘有祫。夫禘之爲時祭。以禘舉于春也。祭莫大于春。其次莫大于秋。春爲歲首。秋爲物成。魯頌閟宮曰。春秋匪解。郊

特牲曰、春禘秋嘗、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子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故禮莫大乎禘嘗也、諸侯之有禘祫、以其亦有始祖、有合食、襲用其名、而禮非諸侯所得盡也、

古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說曰、按武王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有三、非甚童穉也、此卽其喪畢、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之樂歌、詩明徵如此、

儒惑于明堂位云周公負扆踐祚七年而後致政併牽此詩爲七年之後王親政而作蓋據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本謂成王七年周公留洛耳非謂七年之前成王未親政也十三歲天子尸居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初年以流言疑忌叔父豈幼冲無知者之所爲乎

古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說曰武王誅紂封微子于宋成王誅武庚遂

命微子後殷此其始受命來見周廟故舉武
庚事諷之曰威曰福尋常祭享不及此辭雖
頌客而亦告于廟故皆爲頌

古序曰武奏大武也

說曰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樂成奏
于武王廟大武有舞詩見樂記此其歌也頌
武而思文者昭德爲威所以大武也

閔予小子之什

自此至般凡十一篇

古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說曰此成王既免喪而見于先王廟之詩以下四篇成王守成之事而詩多裁自周公借祖考之靈光訓嗣王故告于廟後世遂以登歌昭功德爲憲章故皆爲頌

古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說曰成王既朝於廟而遂進羣臣以謀之也餘見前

古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成王述羣臣之戒非也蓋羣
臣進戒王而王嘉納之其辭如此亦周公之
志也餘見前

古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

說曰成王既誅管叔武庚而訪於羣臣亦周
公之志也初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
成王執管叔誅之悔其始使而公亦自悔也
故曰莽蜂求螫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以爲
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以叛周公東征三

年而後定之此桃蟲之爲大鳥也詩與康誥召誥皆裁自周公而此詩哀死之意微慮患之情深不如棠棣鴟鴞悲惋者彼公自言而此爲王言也稱小毖自謙求助之辭也天下之患未有不狃于小者餘詳前

古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說曰朱子改爲秋冬報賽之樂歌非也良耜爲報此篇爲祈卒章云邦家之光胡考之寧振古如茲祈之辭也與良耜卒章殊此援古

以祈之彼續古以報之籍借民力治田也或曰典籍之田供宗廟之典籍者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此其祈穀于社稷之樂歌也噫嘻祈年于上帝其辭簡上帝尊也此詩祈年于社稷其辭詳社稷親也噫嘻專爲民祈此則因籍田併及民耳

古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

說曰前篇祈年此有年而遂報之

古序曰絲衣繹賓尸也毛公曰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說曰此祈蠶之祭繹而儐尸之樂歌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鞠衣黃桑衣先帝太昊木德之君司蠶祭祀薦衣祈蠶也周禮內宰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此即春祭薦衣祈蠶之尸靈星龍星即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蠶爲龍精尸以象之凡尸象神神

象物絲衣戴弁者尸服也蠶爲絲故衣絲紑潔白也象蠶色也蠶馬同氣蠶首似馬俅俅下曲貌弁無曲者曲弁象蠶形也祭必繹尸所以報也大夫以下祭于室卽日賓尸于堂謂之儐諸侯以上有室事有堂事祭之明日賓尸于廟門外謂之繹繹者天子賓尸之名繹繼也繼昨日也又謂之祊門內外曰祊始祭迎神于廟門內楚茨所謂祝祭于祊也明日送尸于廟門外春秋所謂辛巳有事于太

廟壬午繹也禮器曰為祊乎外祊繹皆廟門外西塾鬼事尚右也古者門東西有堂室曰塾郊特牲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之矣庫門內失則廟門外是也于東方失則于西方是也庫門天門也廟門在庫門內左繹當在廟門外西塾言繹又言賓尸繹者賓尸之名也賓尸者繹之事也引高子語釋所賓者鬻神之尸也漢有靈星祠舉時人所知者證之也鄭康成據士冠禮絲衣爵弁附合

雜記士弁而祭于公之說以絲衣戴弁爲士
徂堂基牛羊鼎爲省牲器也夫繹禮殺于正
祭牲牢器皿皆用祭之餘耳有司徹云掃堂
燅尸俎行禮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果爾王
親省則大小宗伯宜從豈越卿大夫而用士
乎鄭云繹禮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親省
也詩言自堂徂基者卽少牢云祭畢尸出廟
門外俟儐天子明日儐則昨日堂上之人今
往儐于門基也言自羊徂牛鼐鼎及鼒[illegible]牲

出皆自堂往門始祭牲入先大牢後少牢徹故羊先出而牛從之鼐鼎大以烹牲體鼒鼎小以盛和羹羹近尸牲近外故鼐先出而鼒從之猶士虞禮朼者逆退復位之類皆自堂往基之序也兕觥以下則祝嘏之辭也鄭以絲衣戴弁為助祭之士朱傳改為祭而飲酒則序言繹賓尸與高子言靈星皆無謂矣夫衣食者民之命農桑者國之本三百篇農祭之詩多矣蠶祭惟此一篇耳故聖人存之朱子

謂序誤、高子尤誤、不自知其誤也、

古序曰、酌、告成大武也、毛公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說曰、大武、武王之樂、春秋傳引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卽武也、其三曰、鋪時繹思、卽賚也、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卽桓也、武樂之歌非一、酌亦武樂也、春秋傳作汋、但未定第幾章耳、序云告成大武、寵受王造、是武成也、酌、相時也、晦則養、熙則用、時也、時者、天之運、聖人

之中。聖人至公無私故道莫大乎時。而用莫大乎敵、毛氏因禮養之語、及養天下、明武非力服也、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古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毛公曰、桓武志也、

說曰、按春秋傳、此武樂之第六章也、頌武王伐商講武類于上帝禡于先戎也、凡天子將出征、祭上帝曰類、至所征之地祭、始造軍法者曰禡、武王伐紂、告于天地鬼神、武舞象之

而歌以言其志在安民保士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也朱子以詩稱武王爲疑夫講武類禡武王伐商時事而詩非伐商時作也周公爲武舞因爲歌歌非一章頌非一事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賞般頌巡行皆武樂也而作于成王之世何得不稱謚既云綏萬邦屢豐年則詩非成于當年明矣

古序曰賚大封於廟也毛公曰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詳曰按春秋傳此武樂第三章武王克商有天下大封將帥功臣四百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所謂賚也廟文王廟也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

古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說曰舊以此爲朝會祭告之樂歌非也篇名般盤通行遊也書云盤于遊畋媻姍勃窣行路之貌天子巡守按節徐行故謂之般與武酌桓賚并目亦武樂之一章也武樂各章殊

事而此則巡行之事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者也若朝會祭告之樂時邁具巳或云頌成王則不應篇名與武酌等同列也○按酌以下四章皆武王詩次成王後者武樂定于成王之季年也

魯頌

說曰魯少昊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謂周公大造王室文武至親葬祭禮樂使得儗王者及周衰諸侯

放恣魯承先緒浸淫不軌至僖公用郊三望漸及大夫歌雝家臣專祀魯之不法甚于諸侯由僖公始也僖公叢成公朝季孫行父立武宮比于天子世室謂僖公有文德請于周為作頌與廟樂駉以下四篇皆其樂歌也禮天子作樂賞諸侯德盛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以樂諸侯而自作樂頌功德僭也故夫子刪詩削魯風魯不以諸侯自處也正樂存魯頌魯以天子自居也非天子而有頌本諸侯

而無風誹毀誹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故詩先春秋詩亡然後春秋作詩直其辭而美刺見春秋直其事而是非彰詩之志春秋之義一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春秋之義備矣魯升而爲頌王降而爲風文武衰而思周公舍魯何適矣夏商亡有杞宋存其或繼周者魯不亦爲杞宋乎故以魯頌與商衆爲存也或曰爲魯風不亦可乎曰

頌不可以爲風歌於廟與歌於邦國不可同日語也春秋諸國無風者微獨魯耳八方雖殊而接壤可以旁通國大而無風者惟魯與宋與楚魯無風而南山諸詩可以觀魯春秋書魯也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商頌亦宋也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南國盡楚也以下五國繫方內大畧可觀矣或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删之也夫左氏非誠丘明也季札觀樂後人因緣三百篇

辭耳不足以徵詩豈魯文獻之邦無詩可采不如邶鄘齊鄭乎聖人刪其風存其頌其志可知也故宋嚴粲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得之矣

古序曰駉頌僖公也毛公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說曰按王者治定功成作樂告廟則有頌禮

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魯以諸侯作樂頌功德非禮也僖公國富好儉季孫行父爲之從與非三思者之所爲故夫子譏之曰再斯可矣又讀此詩歎曰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聖人之意可知也毛公之說釋魯人所以頌僖公之事非謂僖公可頌也然則序不言樂歌何也凡頌皆樂歌也不復舉而但各本其所頌之事如武樂之桓酌賚般成王之

閔小子訪落諸什皆然也若謂生前美僖公則行父當成公朝僖公薨久矣臣子尋常美君何必請於天子請天子而後頌知頌非天子不敢作也成公六年魯立武宮倣九廟爲世室魯頌卽作於此時將推僖廟爲文世室故詩存魯頌猶春秋書立武宮云爾誌僭也不然衆遷而後無雅又焉得有頌乎

古序曰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說曰此亦僖廟之樂歌序言作者之志而諷

刺隱然。若曰。作頌者。自謂君臣有道云爾。此
篇大類風體。跌宕姚佚。無復清廟肅雝之志。
春秋以來之新聲也。
古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說曰。僖公嘗修葺學宮。史克頌其事以爲樂
歌。夫國君修學。非甚殊勳也。古序言能者。寓
春秋之義。天子學宮。四面壅水。環如璧。曰璧
廱。諸侯三面有水。北缺如半璧。曰泮宮。芹藻
茆。皆水菜。芹勤也。藻文也。茆。留也。首言學。故

曰勤次言教故曰文三言飲酒故曰畱以下因修文而顧以武功禮出師受成于學以訊馘告魯外患莫如淮夷故以服淮夷爲頌其辭虛誇聖人存之亦誰毀譽之意也

古序曰閟宫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說曰魯頌皆爲僖公前三篇頌平生功德此一篇新其廟宇將以爲世室配武宫告成功也故首舉廟宫末歸於修廟序云復周公之宇者詩之志也詩遠引后稷開周大王遷岐

成王建魯下及僖公伐楚復常許奄有海邦淮夷蠻貊志在土宇也故取詩辭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爲句夫常許失矣魯何能復也僖公有駉馬之富有樂胥之臣有在泮之功修郊禘三望之儀願大而力小遠思蠻貊而近失常許故序即辭表志而作者之訣自見亦春秋之義也或以是詩爲美僖公修姜嫄廟夫魯不聞有姜嫄廟詩言姜嫄者誇魯之自出明郊祀后稷之故耳如僖公存日修祖

廟是時行父之父季友爲政則頌不待行父請作矣行父當成公時修僖廟故篇末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重葺曰新創始曰作奚斯僖公時大夫公子魚也成公朝死久矣追叙始作以見今之更新父而不忘耳若姜嫄廟豈待奚斯始作邪

商頌

說曰初契爲堯司徒賜姓子氏封于商即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四傳八遷都至湯徙居

帝武丁亳今河南府偃師縣十九傳又五遷都河北至盤庚復湯故地帝乙又徙居河北衛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周武王誅紂以朝歌封其子武庚成王誅武庚以微子後殷封于宋即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使脩其禮樂奉其先祀及宋衰舊典散佚七傳至戴公當周宣王之世宋大夫正考甫者孔子七世上祖也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及孔子刪詩時存者五篇耳夫杞宋無徵

夫子傷之嘗曰丘殷人也聖人每事不忘先

而況禮樂乎故詩以商頌終焉蓋詩至魯頌

而誇誕僭踰極矣存商頌志從先進樂其所

自生也

古序曰那祀成湯也毛公曰微子至于戴公其

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

之太師以那爲首

說曰此詩多言樂何也郊特牲云殷人尚聲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

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即此意也、

古序曰烈祖祀中宗也、

說曰成湯至于大戊七世矣。商道寖衰。大戊脩德中興、遂號中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殷祖成湯。宗大戊武丁。此祀大戊之樂歌也。朱子以詩稱湯孫。改爲祀成湯。今按詩云。及爾斯所。言自湯及大戊也。云諸侯來假。受命溥將。言天命人心。表中興之功也。亦猶玄鳥頌人心土宇。正祀二宗之詩。若那祀成湯。無

庸及此矣湯孫凡後王主祭者皆得稱之豈必祀湯始稱湯孫邪前篇言樂此篇言味祖遠難格衎之以聲宗近易感侑之以食也

古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說曰按中宗十三傳至武丁而商業又寖衰矣武丁恭默思道乃復中興號稱高宗頌高宗而推本祖德所以表中興也

古序曰長發大禘也

說曰朱子謂當為祫祭之詩按大禘即祫也

故雖周禘也。并頌烈考文母。此詩商禘也。頌玄王相土成湯及卿士。蓋追祀遠祖。則子孫咸集所以首四時而爲重祭也。時祭合享。或不止禘。而據雖與此詩。則禘非特祭甚明也。然此稱大禘。雖稱禘。又何也。雖序云太祖其爲大禘。亦可知也。

古序曰。殷武祀高宗也。

說曰。此高宗崩。三年喪畢。祔主于廟之樂歌頌中興之功而歸于作廟所謂百世不遷之

廟也若玄鳥時祭之歌耳然什先玄鳥而後殷武何也重服楚所以終詩也三代以前王都多在西北楚地據東南半天下王者南面出治矣楚則如面牆故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言至近而要也天下有道則首善焉文王之二南是也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葉是也繼世之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視此爲向背焉高宗之殷武周宣之采芑是已孟子云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明王不作楚未易撫也

有王者起必在東南是以仲尼不適二南列魯將遂適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徘徊陳蔡之間者垂十年其意常在楚也子西見阻昭王不祿然後反魯刪詩脩春秋二經聖人心思隱微所寄也春秋重與楚王以楚本易王也詩十二國不列楚風以楚非一國也天運自北而南誠風始南音頌終歌楚欲有爲而不得爲聖人求覓之志可思也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周公作立政曰克詰戎兵以陟

禹之迹王者先內後外先德後功始二南而終殷武文武內外之辨也